

資治通鑑

(一)

中華書局印行

資治通鑑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鄱陽胡

氏仿元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

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

古今載籍之文存於世者多矣苟不知所決擇而欲遍觀之則窮年不能究其辭沒世不能通其義是猶入海筭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務也大抵士君子之學期於適用而已馳騫乎高遠陷溺乎異端放浪於詞華皆不足謂之學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命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謂適用之學矣前脩司馬文正公遍閱歷代舊史旁採諸家傳記刪繁去冗舉要提綱纂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賢君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叩函發帙靡不具焉其於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於裁量庶事蓋擬議而有准矣士之生也苟無意於斯世則已如其抱負器業未甘空老明時將以奮發而有爲也其於是書可不熟讀而深考之乎

朝廷憫庠序之荒蕪數人材之衰少乃於京師初立興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員咸給祿廩召集良工剡刻諸經子史版本頒布天下以資治通鑑爲起端之首可謂知時事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先務者矣噫遐鄉小邑雖有長材秀民嚮慕於學而無書可讀憫默以空老者多矣是書一出其爲天下福澤利益可勝道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書而留侯爲萬乘師穆伯長以昌黎文集鏤板而天下文風遂變今是書一布不及十年而

國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觀之矣翰林學士王磐序

觀前古興衰治亂之迹，鎔冶於胸，而經濟之儒出焉。歷代史冊繁矣，鄉僻老宿，或終身不睹全史，度藏家泛有丹黃，恆困不終卷。一二記誦之士，矻矻窮年，抑核於名物而遺取義之要，殺列制作，不箸損益得失之歸學無所衷，故博聞而鈔適於用，經世之務與史學歧爲二端，不以病乎。宋司馬溫公匯萃十七史，采用雜史二百餘種，作資治通鑑，自綱常之鉅，治平經久之規，極諸軍國艱難措畫之際，變而通之，莫不裁以至當不易之理，使天下後世，曙然於法戒所在，洵羣史之綱領，求治之津塗也。日昌奉

命撫吳，幸處東南亂定之後，奏設書局，首刊牧令書，若乃通括治體經緯萬端，上下數千年，固莫盛於通鑑，爰議覆鄱陽胡氏仿元本，從二百九十四卷授工，逆而上之，已就四十許卷，則聞胡氏板尙存其家，輒轉物色購得之，板至，則二百八卷已下，燬他卷，差完新舊，適相銜接，新刊者八十七卷，釋文辨誤十二卷，起戊辰四月迄今年二月，書成，並上海致通鑑目錄宋刊本，常熟致鄱陽胡氏通鑑外紀注未刊本，次第付梓，而蘇松太兵備道應君寶時先從嘉興所收鎮洋畢氏續通鑑板，已議歸書局，於是自伏羲降至元季，編年紀事之書，燦然大備，外紀注本，晦五十年復出，與天台胡注並行，豈具有數存邪，嘗論古今賢豪任天下之重，恃才學識三者，而才與識生於學，讀通鑑一書，知夫用人行政，開物成務，強本抑末，杜漸防微，後之人百思不得者，前之人先我行之，或所未行，存其說以詔來世，而因時變通之道，思深者有同

揆焉。方今中原蕩滌，百姓想望治平，亟賴吾黨偉杰君子起而振之，讀有用之書，爲有用之學，請與海內士大夫勉勉焉，共守是編，其可乎。時

同治八年春三月癸酉朔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豐

順丁日昌謹序

資治通鑑序

御製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撫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閒首記軒轅至于麟止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若稽古

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繕閱給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爲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戶牖之閒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苟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聞焉者自

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

經筵奉

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

進讀

面賜

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新註資治通鑑序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諫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闕國家

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爲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己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基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摘幽隱薈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勰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

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備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咄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濡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避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卒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

錄所書而附註焉。汜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紊，尙多。蘇晉之剖斷蓋勘，嘗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嚮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于梅礪蠖居。

資治通鑑卷第一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一 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默困敦凡丙辛丑光在壬日玄默

在癸日昭陽是為歲陽在寅日攝提格在卯日單闕在辰日敦

徐在巳日大荒落在午日敦在未日協洽在申日涇在酉

日作噩在戌日掩茂在亥日大淵在子日困敦在丑日赤奮

若是為歲名周紀分註起著雍攝提格起成寅也盡玄默困敦

盡壬子也闕讀如字史記作焉乾乾翻者陳如翻翻詳於容翻

逸職翻單闕上音丹又特連翻下烏葛世族譜曰周黃帝之苗

裔姓周後之後封於孫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自武

代孫太王避狄遷岐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自武

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

赧王又五世張守節曰因太王居周原國號曰周地理志云右

扶風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右

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右

而繫之年月溫公繫年用春秋之法因史漢本紀而

謂之紀年湯來翻夏尸雅翻蛋竹律翻在雍於用翻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

安民曰烈沈約曰諸復益有論人無諡法

二十三年 上距春秋獲麟七十八年距左傳趙襄子初命晉大

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魏之先畢

始封於魏至魏舒始為晉正卿三世至高祖之先進父後至叔帶始

自周適晉至趙河始封於耿至趙盾始為晉正卿六世至籍韓之先

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

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

治安 治直 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

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

陳貴賤位矣 繫戶 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

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

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 惓惓 忠臣耿耿不忘君

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

紂則成湯配天矣 紂 史記商帝乙生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

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紂卒以暴虐亡殷

國孔玄義曰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

大於此所謂嚴父莫大於配天也又孔氏曰禮記稱萬物本乎天

本乎祖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諡法除除去去曰

湯然諡法起於扶周顯人先有此號周人遂以季札而君吳則

引以為諡法分扶周顯人先有此號周人遂以季札而君吳則

太伯血食矣 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昧

諸樊諸樊卒以授餘昧餘昧欲以次相傳必致國於季札季札欲讓

而逃之其後諸樊之子光與餘昧之子餘爭國至於夫差吳遂以讓

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陸德明曰壽夢莫公翻餘餘側

介翻餘 然二子甯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

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辯貴賤序親疏裁

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

之 夫音扶別 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各

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

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

九

資治通鑑

周紀

威烈王

初命晉大

夫魏斯趙籍

韓虔為諸侯

此溫公書法

所由始也魏

之先畢始封

於魏至魏舒

始為晉正卿

三世至高祖

之先進父後

至叔帶始自

周適晉至趙

河始封於耿

至趙盾始為

晉正卿六世

至籍韓之先

出於周武王

至韓武子事

晉封於韓原

至晉正卿六

無所措手足見論語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先悉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治直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坤初六爻辭象始疑也剛致其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幾居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問辨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謂齊桓公楚莊王吳夫差之類大夫擅政謂晉六卿魯三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喪息然文武之祀猶絲絲相屬者屬音之欲翻凡聯屬之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

太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汜晉文公帥師納王殺太叔帶既而襄王于解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云云杜預曰關地通路曰隧此乃王者葬禮也諸侯皆辭而王章者章顯王者異於諸侯古者天子謂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陸音遂惡為路翻難乃日翻泥音沈勞力到翻其月翻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曹滕邾莒春秋時小國皆居許翻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疆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魯大夫季氏自季友以來世執魯國之政季平子逐昭公季康子逐哀公終終身北面不敢冀國田常即陳恆田氏本陳氏溫公通國諱改恆曰常陳成子得齊國之政廢關止絀簡公而亦不敢自立史記世家以陳成子尹為西司馬子期石乞曰焚庫鉞王不然而不濟白公曰殺楚令尹為聚智伯當晉之表專其國政侵伐鄰國於晉大夫為最疆攻晉出公出公逐死智伯欲并晉而不敢乃奉哀公而立之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卒子恤豈其力

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奸居寒翻亦犯也分扶問翻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史記六國也分扶問翻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復字其義訓又者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三家分晉國時因謂之三晉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夫音扶悖音蒲內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壞音怪人鳥呼君臣之禮既壞矣此壞其義為成壞之壞讀如字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長知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謂齊宋上忍翻盡也又彌翻翻毛晃曰沒也滅也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說文曰糜糝也取糜爛之義音忙豈不哀哉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韋昭曰智宣子音與荀彧之子也按說法聖會屈聞曰智宣子之子智伯也諡曰瑤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韋昭曰美鬢長大則賢通鑑俗傳寫者多作今從之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韋昭曰給足也巧又巧於文辭伎樂綺翻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韋昭曰待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此舉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公二十三年史記元王五年也荀彧智文子也定十四年智文子猶見于傳智宣子之事傳無所考立瑤之議當在元王五年之前韋昭曰太史掌氏姓周禮春官之屬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鄭司農註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賈公彥疏曰註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蓋

周之制小史定姓氏其書則太史掌之智果欲避智氏趙簡子之
之禮故於太史別族宋祁國語補音別列翻又如字
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韓曰簡子文子之子也諡法德不
也趙岐曰長者兩翻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
二簡孔穎達曰書者舒也書緯璇璣鏡鈞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
物也亦言著也書之簡也世本日沮誦語韻作書釋文曰書庶也紀庶
紙求不滅也簡竹策也

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
其辭甚習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進上也於
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姓譜尹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子孫因為氏章昭曰晉陽趙氏邑為治
也班志曰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晉水所
出東入汾臣贊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縣是也去晉四百里括地志
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今按水經註晉水出晉陽
縣西龍山昔智伯過晉水以灌晉陽其水分為二流北流即智氏故
渠也南流過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文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文縣
南水側有臺臺戰國策所謂智伯死於臺臺之下即此處也參而考
之晉陽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經註又云叔虞封於唐縣有晉水故改
名為晉夏序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是
也與班志合贊說及括地志未如何據

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不盡則不止保障謂厚民之生如
築堡以自障寬培則愈厚
宋祁曰障之亮翻又音章

尹鐸損其戶數章昭曰損其戶簡
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日翻也難乃
之為多輕之為少

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
卒卒子智襄子為政諡法有勢定國曰襄與韓康子魏桓
子宴於藍臺韓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好也魏桓子魏
子之孫多子孫多之孫而後姓諸段鄭共智國

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春秋曰大夫之家臣謂
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大夫曰主難乃且翻下同
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

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書五子之歌之
賢遍翻發見

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
恥人之君相夫若扶段規韓康子之又弗備曰不敢興難

無乃不可乎螻蟻蜂蠆皆能害人宋祁曰螻如鏡翻又字
林人參翻秦人謂蚊為

資治通鑑 一 周紀 威烈王

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
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好呼到翻
復而力翻
伏也又相朋也

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
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
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毛晃曰邑都邑四井為邑四邑為一邑方

以家邑之田任籍地註公邑謂六遂餘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此又與
四井之邑不同又都國都邑縣也左傳凡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
無曰邑邑曰采都曰城此謂大縣邑也杜預引周禮四縣為都四井
為邑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則是四縣四井之都邑也若千室之邑萬
家之邑則非井邑矣項安世曰小司徒井牧田野以四井為邑凡三
凡二十五家為一閭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也居則度人之眾寡溝則度
匠人所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也居則度人之眾寡溝則度
水之衆寡此其所以異鄭毛項二說皆明周制

智伯悅又求地
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任章魏桓子
之相也魏桓子

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為姓第一曰任氏任為風
姓之國實大昊之後主濟和今濟州任城即其地任市林翻

桓子
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
索山客

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
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

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敗
補通

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
氏矣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質謂利翻物相綴皆也又
也質的也權質受各質的受矢言智伯怒魏桓
子必加兵於魏如權質的受矢也

桓子曰善復與
之萬家之邑一復扶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
子康曰皋姑勞切復當切春秋蔡地後為趙邑余據春秋之時晉

子楚爭盟晉不能越鄭而服蔡三家分晉時得成皋因以并鄭時蔡
已為楚所滅鄭之南境亦入于楚就使皋狼為蔡地趙襄子安得而
有之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蘭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
皆為晉境而古文諸字與蔡字
近或者蔡字之訛也

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
甲以攻趙氏師讀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走則豆翻疾趨
之也趙七喻翻

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從才用翻長子爵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志屬上黨郡陸德明曰長子

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讀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春秋邯鄲午

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古者諸侯之大夫其家之臣子皆稱之曰

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高二尺為一版三版六尺沈

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兵車尊者居左執弓矢御者居右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陽音大足趾也班志汾水出汾陽北山汾

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

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夫音扶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

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絺疵請使於齊扶音

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帥讀二子

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

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將帥亮翻又音如字將領也卒藏沒

輔果在族也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

也。書馬真雲上夢作又孔安國註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班志雲夢澤在

南郡華容縣南祝融曰據左傳曰夫人棄子文於夢中言夢而不雲夢子遊吳入於雲中言雲而不言夢則知雲夢一澤也漢陽志雲

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又安陸有雲夢澤枝江有雲夢城蓋古之雲夢澤其廣而後世悉為邑居聚落故地之以雲夢得名者非一處竹

箭之產荆楚為良雲夢楚之地也夢如字又莫公翻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

入堅之直也羽者前翎括者箭尾受弦處括音括通作筈棠谿

之金天下之利也左傳楚封吳夫概王於棠谿戰國之時其地

縣有棠谿亭杜佑通典曰棠谿在今汝州鄆城縣然而不鎔範不

砥礪則不能以擊彊舒傳猶金在鎔鎔謂鑄器之模範也董仲

也式也禮運範金合土砥礪氏翻柔石也礪力制翻礪也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

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

挾才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挾才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

虎而翼其夫德者人之所嚴也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

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

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

後戶遼智伯之頭以為飲器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

說文木汁可以鑿物下從水象木如水滴而下也漢書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註曰飲器樽也晉灼曰飲器虎

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飲器樽也晉灼曰飲器虎

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飲器樽也晉灼曰飲器虎

連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豫姓也諱名也戰國之時又

有豫目不知其同時否也

翻下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

劉向曰故云匕首者此廁初更翻圖也長直虎翻

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

索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

行乞於市

神農曰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其妻不識也

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

必得近幸

自春秋之時趙宣子謂之宣子孟趙文子謂

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

易曰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

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

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

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

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

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

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

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

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

二年魏文侯元年十八年韓景侯元年蓋其在國督爵已久不敢以通王室威烈王遂因而命之識者重為周惜通鑑於此序三家之世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卜以官為氏田本出田氏徐廣曰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陳田二聲相近遂為田氏夏戶雅翻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過工不翻唐人士志氏族曰李耳字伯陽一字曉其後有李宗魏封於段為干木大夫是以段為氏也余按通鑑魏王四十二年魏有段干子則段干複姓也書武王式商容閭註云式其閭巷以禮賢記曲禮國君撫式上下之註云升車必正立據式小俛舉敬也師古曰式車前橫木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首撫式以禮敬人孔穎達曰式車謂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式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德較較詩云荷重較今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德較較詩云荷重較今較是也若應為敬則落隲下式而頭得俯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周禮有山虞澤虞以掌山林之大小及其所生身自罷之掌山澤註云虞度也者身往告之以雨而罷獵也樂音洛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己也講和也皆朝于魏朝直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使樂羊伐中山克之樂姓也宋自有殷微孫樂臣為大司寇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漢為中山郡宋白曰唐定州春秋白狄鮮虞之地隋圖經曰中山城在今唐昌縣東北三十一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任座亦習國之事而為是言耳任音次問翟璜翟姓也音直格翻又音狄姓任座一作音音才戈翻翟璜為音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今人多讀從上音曠戶光翻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音毗不比言不和也左高蓋編鐘之懸左高故其聲不和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

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明樂官知其才不明樂音知其和不知五聲台和然後成音謂之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文侯曰善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古文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車居也韋昭曰古唯尺遮翻首漢以來始有居音子顯曰三皇氏乘車出谷口車之始也後魏移翻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夫音扶行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氏出自顛頭會孫皋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相息亮翻璜乃日翻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在闕門之外謂疏遠也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相息亮翻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班志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高陵縣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魏初使吳起守之秦兵不敢東向至惠王時秦使衛鞅擊虜其將公子卬遂獻西河之外於秦吳以國為姓相息亮翻守之又翻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班志鄴屬魏郡西門豹為鄴令鑿渠以利民子符潛夫論姓氏蓋曰如有東門西郭南宮北郭皆因居以為姓西門蓋亦此類類魚法翻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射傳者傳之以為官名傳方選翻屈九勿翻姓也余按屈晉地時屬魏魏蓋魏封屈侯也射音符選翻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不勝為負李克曰子言克於子之君者豈